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听觉叙事日译研究

金鸿强

内蒙古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近年来, 听觉叙事理论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迅速发展, 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的文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然而, 尽管史铁生等作家在作品中对听觉叙事的运用已有学者进行了详细的探讨, 但相关的翻译研究却比较匮乏, 特别是针对他们作品的日语翻译。自1987年史铁生作品首次日译以来, 日本学者对其作品的研究与翻译热情持续升温。《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 通过对听觉叙事的精妙运用, 展示了清平湾村民的生活细节与社会背景。尽管国内对该作品进行了广泛的语言和人物分析, 但在听觉叙事理论的视角下的翻译研究仍处于空白阶段。因此, 桧山久雄翻译的《わが遙かなる清平湾》成为研究听觉叙事外译策略的重要范例, 为未来类似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提供了创新的价值。

关键词:《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听觉叙事理论; 日译策略

DOI: 10.64216/3080-1516.26.02.069

1 听觉叙事研究现状

“听觉叙事”这一概念最早出自德国学者米尔道夫和金泽尔于2016年共同编辑的《听觉叙事学: 声音和叙述的界面》。国内对于文本听觉叙事的研究, 总体上来看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较为浅显, 仅仅停留在作品的语言方面, 主要讨论的是如何用语言文字来模拟或者表达声音; 而另一个层次则挖掘得更加深入, 把研究视角提升到了故事的叙述表达方面, 主要探讨的也是声音对作品人物的心理、情感以及后续的故事情节等所造成的影响。

同时, 国内外部分学者也由此敏锐地察觉到了翻译作品中的“失声”现状。亨利·梅肖尼克(Henri Meschonnic)认为, 翻译“要求译者能够倾听到文学作品的各种节奏, 无法倾听到语言节奏的译者一定是因为文化传播的原因而引起的失聪。”李志凌认为, “在翻译中必须对作品的声音特质充分认识, 仔细‘倾听’, 并以恰当的方式在译文中再现出来, 也就是使用听觉叙事的手法来表达声音的意义。否则, 翻译的‘形意拳’打得再好, 译文也是‘失聪’的, 感染力也会大大受损。”

2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听觉叙事日译

本文主要探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听觉叙事的三个方面: (1)象声词; (2)陕北民歌; (3)陕北方言。这是小说主要的三种声音来源, 非常具有代表性。象声词是对声音最直接的呈现, 词汇本身附有的音律能够最直观地展现声音的特点。陕北民歌, 作为本文最大

的特色, 也是后来构成史铁生“精神原乡”的主要声音组成部分, 几乎贯穿了小说始终, 恰到好处的出现让故事情节能够顺利地推进下去。陕北方言可以说是小说中比较特殊的一类声音叙事, 史铁生在描写清平湾时保留了很多陕北方言的叙事部分, 质朴的陕北方言让文章更接地气, 更能塑造出清平湾村民的鲜明的个性。

2.1 象声词

摹拟自然或人为声音的词, 就是象声词。它能够最直接地表达声音, 让读者身临其境, 直观地感受声音的魅力。《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中有大量对象声词精彩的运用, 仅1.1万字左右的文本中就出现了28个象声词。在对比《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原文与译文之后, 能总结出译者处理象声词的两个方法: (1)“以声译声”; (2)转译。

“以声译声”指的是在翻译时保留原文象声词的声音特征, 将其转化为目的语中对应的声音词。译者根据实际情况, 有时会用目的语中已有的象声词来翻译原文的象声词, 有时则会直接音译原文的象声词。转译指的是在翻译时不保留原文中的象声词, 而是通过目的语的其他表达方式来描述原文象声词所模仿的声音特征。

例如把原文的“噼噼啪啪”和“嗞嗞”分别译为日语中常用的“パチパチ”和“ジージー”。此处史铁生分别用来形容干、湿草疙瘩燃烧时发出的声音, 极为生动传神。通过查阅《中日辞典 第3版》和《日本国語大辞典》可知, “パチパチ”和“ジージー”均可用于形容物体燃烧时发出的声音, 在意义上契合原文, 并且两个词汇均属

四音节象声词，更能让读者感受到原文的音律美和结构美，同时也让原文对听觉感受的描写在翻译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同一个象声词往往可以用来描摹不同事物的声音，但原语和目的语的象声词之间必然会有差异，因此即使是同一个象声词，译者也需要结合语境对翻译的内容进行调整。

例如，“扑通”在中文词典里只有两种意思，一种是形容重物落入水中的声音，另一种是形容重物落地的声音，史铁生分别用来形容孩子们跳入水中所发出的声响和老黑牛重重卧倒的声音，在译文中为“ボトン”和“ペタリと”。由于日语中并没有可以直接形容重物落水声的拟声词，所以选择了直接对原文进行音译。虽然方法上依旧是“以声译声”，但前文不同，是译者在无法找到对应象声词但依旧希望保留原语的音律效果时所采用的一种方法。同样，日文中也没有对应的词汇既可以保留“扑通”的声响效果，还可以表达重物落地的声音。因此，译者选择了“转译”。通过查阅《日本国語大辞典》我们可以发现，“ペタリと”在日语中有“一屁股坐下去”的意思。虽然无法像原文那样既表达声音又描述动作，但译文还原了声音发出时的状态，让读者能够想象到大黑牛卧倒时的场景，也就能顺理成章地在脑海中“听”到老黑牛卧倒时的“扑通”声，给予了读者充分的听觉想象空间。

2.2 陕北民歌

九首陕北民歌是贯穿整部小说的声音线索，不仅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进作用，也让读者的耳边总能“听”到破老汉儿“哼哼唉唉”的歌声。从对文本的叙述影响层面来讲，陕北民歌在展示人物心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情节发展等各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从语言层面来讲，陕北民歌非常注重对声音的描写，善于穿插许多典故，并且突出歌曲的节奏感和音律美。

本节将从对文本的叙述影响和语言两个层面来探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日译本对陕北民歌声音的再现。“畔上开花岸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被译为“がけっぷちの花、赤く咲くころ、百姓どんにやいいお日和……”。原文这一段是破老汉儿唱的第一首陕北民歌，起着重要的总领全文的作用，且这首民歌在结尾处想念破老汉儿时又出现了一遍，首尾呼应，对作品叙事的意义重大。曲中的“红”字一语双关，特指红军来

到陕北后让当地人民都过上了“好光景”。此处“借曲抒情”，用歌声表达了以破老汉儿为代表的陕北人民对幸福生活的朴素渴望和对红军解放陕北的感恩之情。史铁生在后文中详细介绍了破老汉儿1937年入党并跟随红军南下的英雄身世，这首带有革命性质的民歌从破老汉儿嘴里唱出来就更具特殊意义。译文虽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原文的信息，但更改了原文的叙事顺序，把“花”提前，强调了在花“红”遍山野时，百姓们才过上了“好光景”，也代指正是因为红军，陕北人民才过上了“好光景”。且把“受苦人”翻译成“百姓どん”这一较为粗俗的说法，还原了原文破老汉儿自嘲的意味，更加表明了大部分的陕北人民对幸福的渴望。在情绪的表达上更为强烈，抒情效果和听觉感受上效果更佳。同时，这首陕北民歌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原文在此之后立刻补充说明陕北人民的愿望永远是过上“好光景”，又在小说结尾再次出现这首陕北民歌时写明了如今陕北人民已经过上了想要的“好光景”，首尾呼应构成了整体情节的一部分，属于小说中典型的听觉叙事。在译文中，并没有对“过得”一词直接进行翻译。陕北民歌多为口口相传，具体的出处难以考证，但许多资料显示这句歌谣的后半句有一个“受苦人盼望着好光景”的版本，且流传度更广。很显然，虽然史铁生原文两处都使用了“过得”一词，但很显然前者在意思上更倾向于“盼望”。译者对此有所察觉，因此选择了将“いいお日和”后的动词略去，让译文能配合上下文更好地承担起叙事的作用，并配合后续的省略号给读者营造了听觉上的“留白”，让读者去“倾听”、去联想，真正做到全面调动读者的听觉感受。

陕北民歌是歌词与旋律相融合的典范，是语言艺术和音乐艺术的结合体。“在吟唱时朗朗上口，节奏感鲜明，这些特征都是由于在唱词中多用叠音和押韵。”事实亦是如此，作品中出现的九首陕北民歌有半数以上都采用了押韵的手法来使歌曲带有音律美与节奏感。

2.3 陕北方言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的特色之一就是大量运用了陕北方言，强化了小说的地域色彩，也丰富了小说的文化内涵。译者显然对此有所察觉，所以大量使用“方言译方言”的方法来还原对方言的听觉体验。例如，“才红了那阵儿，吃也有得吃，烧也有得烧，这咋会儿，做过啦！”老乡们都这么说。”译为了“「紅軍がきてア

カくなり始めのころは、食うにや困らなかつたし、燃やすものだつてあつただ。きょう日はどこかおかしいんじや」。村の衆は口々にいっている。」

原文出自破老汉儿和乡亲们在怀念红军刚到陕北打倒地主时的情形，“红了、那阵儿、这咋会儿、做过啦”等陕北方言词汇刻画出了陕北农村普通劳动者憨厚粗犷、善良朴实的形象。在翻译“红了”这个特殊词汇时，译者既想保留原文中“红”字的动词性，又希望目标读者能够理解这里的“红了”并非单纯指颜色，所以在用平假名强调“アカくなり”的同时，在前面加上了“紅軍がきて”用来限定这里“红了”是指红军到来了的意思。在翻译“这咋会儿”的时候，译者选用了“きょう日”这个词。通过查阅《三省堂国語辞典》，可以发现该俗语词有强调“此时此刻”的含义。同时，牧村史阳在《大阪ことば事典》中提到，虽然该词现在不常被使用，但过去是大阪方言，因此用来翻译同样作为方言的“这咋会儿”非常合适。最后，“做过啦”是“弄糟了、搞砸了”的意思，在原文中位于句尾，且后面跟了感叹号，表达了比较强烈的责怪语气。由于日本文化的含蓄和内敛，译者在翻译时，尊重了目标读者更加习惯否定和疑问的表达方式。比起直接的评判与责怪，译者选择了“どこかおかしいんじや”这样委婉的表达。并且，作为方言的“んじや”在口语中放在句尾本身就有表达嗔怪的意思，用来翻译同为方言的“做过啦”也非常合适。

3 结语

听觉叙事理论不仅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同样也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本文以听觉叙事理论为视角，比对了象声词、陕北民歌和陕北方言这三个方面在《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日译本中的具体翻译实践。译者对这三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1.用“以声译声”和转译这两种方法来翻译象声词。2.对文本的叙述影响和语言两个层面来翻译陕北民歌。3.用“方言译方言”和句中添加注释和标音等两种方法来翻译陕北方言。这

些翻译策略给我们在听觉叙事理论视角下的翻译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笔者今后的研究课题也会围绕上述内容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不断完善和发展听觉叙事理论，在我国文化亟需“走出去”的今天，为我国文学作品的外译与传播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 [1] [日]关根谦.自然と文学[M].日本：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01.
- [2] 颜水生.“咏声”传统与史铁生小说的听觉想象[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12）：229-247.
- [3] 傅修延.听觉叙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4] 周志高.叙事学中的听觉转向与研究范式[J].外语教学，2018（6）：108-113.
- [5] 胡桑.《金瓶梅》感官叙事英译研究[D].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2020年.105.
- [6] 傅晓玲，程晓昆.梅肖尼克翻译思想探究——《翻译的伦理与政治》评介[J].中国翻译，2013（1）：60-63.
- [7] 李志凌.译文的“失聪”——翻译中意义的倾听与听觉叙事[J].东方翻译，2019（6）：18-24.
- [8] 孟万春，张荣.陕北民歌的语言特点研究[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24（1）：113-117.
- [9] 章玉.地域认同视角下路遥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以《平凡的世界》为中心[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22年.50.
- [10] 史铁生.几回回梦里回延安[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
- [11] 史铁生.我的遥远的清平湾[M].湖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6.
- [12] 檜山久雄.現代中国文学選集 3 史鉄生 わが遙かなる清平湾[M].日本：徳間书店，1987.

作者简介：金鸿强（2001年1月19日），男，汉族，浙江省台州市，内蒙古师范大学，研究生，日语翻译。